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 第十七回 朱仙鎮打擂台逞英雄 節級家賞中秋致奇禍

話說楊么同兩押差在關帝廟中瞻仰了一番，走出廟來，揀了一個小篷，進來買酒吃。火工見了，便將好酒好肉送來。三人吃了半晌，楊么便叫火工來問道：「今日將已近午，這教頭怎麼還不上台與人放對？莫不是虛張聲勢捱到傍晚，只應故事就下台去，怕人打麼？」火工聽了，便拍掌大笑起來，道：「你這個人，怎這等冒冒失失，亂說人長短？若要你看了這教頭，也要嚇個發昏。這上台的樂教頭，是打盡世間無對手，怎麼怕人虛應故事！只是他眼睜大，曉得決沒人來與他放對，故此在家同這些掌管擂台的相公們吃上台筵席酒，是年年舊規，不到日中也不上台來。」楊么聽了，笑問道：「這教頭個模樣兒？直恁裝腔作勢，難道就沒個人來打他下台？」火工又笑說道：「我若不說，你那裡知道？你若肯多照顧我吃幾角酒，我便細細說知。」楊么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火工便去取了五角酒來，立著說道：「我今且莫說他本事了得，只說他的身材模樣你聽。他生得：

頭大有如笆門，眼睛實似銅鈴。
上下獠牙突出，兩邊須鬚黃形。
膊闊三停以外，身高一丈有零。
叱咤儼然霹靂，行來卻似煞星。
傳授一班子弟，言談四座皆聽。
終朝飲得醉醺醺，上得台來未醒。」

楊么見他說得齒牙鬆脆，甚是好聽，只將酒大碗價呷。因又問道：「這教頭在此立了三年，難道並沒個人與他交手？譬如我今日要上台去打他，可打得他倒麼？」火工聽了，看著楊么，又笑說道：「你若兩臂上沒有水牛般力氣，胸中沒個臨機應變，拳棒不十分精通，我就勸你莫要去乾這有罰無賞，去討苦吃。今春有一漢子，身材倒也雄壯，也恃著自己有三分力氣，叫人寫明了一紙生死不抵文契，走上台去，只一交手，不兩個轉身，被教頭打翻，倒栽蔥跌下台來，直跌得腳折手傷，如今還沒全好著哩。」楊么道：「自己沒本事，被他打了，這也無怨。」說未完，只聽得發起三聲大炮，一時直震得蘆篷俱動。火工道：「教頭出門來也。」因見吃酒的人立起，便自去料理會鈔。

楊么遂悄悄對兩押差說道：「我去打這廝下台，休教他誇口，笑天下無人。」兩押差忽聽見要去放對，各吃了一驚，忙阻說道：「他誇他的嘴，我走我的路，休去做險。」楊么道：「討個名兒，只此就走。你們自坐著。」兩人見他執意，不敢攔阻。楊么將桌上的酒幾〔口〕吃完。此時正是熱天，只穿著一件白布單衫，只向包裹中取出一副裹布並護膝來，纏好了腿腳；穿上一雙深臉起跟軟底鞋，將兩褲襠紮緊，將一條青布大搭膊，從臍腹上直拴到心窩；又將鬚髮挽緊緊的一個角兒，將兩袖拽紮起；揀了一桿哨棍，閃立在篷首。

只見東邊一對對旌旗執事，當當幾下鑼響，遂隊隊擺到台前歇著。又有一班樂工，俱披紅簪朵，吹打諸般樂器，引導在前。走了多時，才見一頂深簷蓋幔，有十數人，扛抬著一乘竹帳纏鑲顯露大轎。轎上坐著的，便是上台的教頭樂湯。只見坐在轎上，掄著一桿大棍，果是相貌十分兇惡。轎後便是幾位官人，各騎著高頭駿馬。後面跟隨一百多個徒弟們，各執著刀、槍、斧、棍，以及僕從諸人。那樂湯坐在轎上，昂昂得意，兩隻眼睛骨碌碌斜看四下。將到台前，他不等轎夫落肩，用棍在轎上只一按，便躡身躡跳上台。台下人齊聲喝采，這是樂湯用「蟾蜍出井」勢躡跳上台。到了台上，將棍插立旁邊，走出一步，立在滴水簷前，朝著關帝大門。雙手攏著一件青色漏底團花、單紗大蟒袍的袖子，喝聲：「弟子樂湯，今逢聖誕吉日良時，登台放對，助笑聖容，參神唱喏。」唱喏完，遂走入中間，除了巾幘，脫去內外袍襖，只留著一件花繡雙龍戲珠搭脊，拴著一條大紅主腰，露出胸前，兩臂上紫筋暴漲。又將兩褲襠揭起，將主腰上一對金鴛鈕釘住，露著烏滲滲兩腿黑卷毛。又卸去雙靴，內中自有腿鏹護膝，換了一雙鐵葉裏頭軟底鞋。然後兩腳騰挪，用手搭了幾個勢子，又旋走了四方，霎時在台上起飛腳，使空拳，一時打出許多名色、各種身分來，只打得一片聲響。台下這些觀看的人，俱齊聲喝采。樂湯打了一回，方立住身，向台下大聲說話道：「俺樂湯自得異人傳授，拳棒無比，得做東京禁軍教頭。只嫌食祿被拘，遂辭本職，教授弟子。近蒙大寶集上宰官士庶聘請，設下這座擂台放對。不期立了三年，上台數十餘次，並沒一人敢來交手，俺便白受了眾香官許多喝采利物。今日又是帝君壽誕，只得照例上台。不知你們眾人中可有能事的漢子，上台與俺交手，爭取利物？若再沒有，俺也自覺無顏，只索辭別眾人回去。」

說聲未完，楊么看得明白，聽得詳細，急要上台。不期人似蟻聚，將他身子緊緊逼住，一時轉不得身。遂將棍頭在地上一點，一個身子便直躡過人頭，就在人的肩膀上借力，跳上擂台，對著樂湯大喝道：「休誇臭口！我楊么打擂台來也！」說罷，遂將棍拄定，立在一邊，讓樂湯動手。此時台下整千萬觀看的人，忽見這人在人頭上躡跳上台，與教頭放對，俱各驚驚奇奇。這幾個富家子弟正坐在敞篷內，撿點禮物並收眾香客的喝采錢鈔，好等教頭下台相送。忽見這人自稱姓名，上台放對，連忙向台上叫道：「那漢子且莫交手，可下來寫明了不抵文契。」楊么那裡聽他，只兩眼瞅定樂湯，讓他打來。

這樂湯在台上正誇說得十分燥皮，忽見這人用「踏蓮」躡跳上台，便知有些來歷，心中也吃了一驚。到了台上，卻見這人打扮不如，身材不如。再定睛一看，見這人兩頰上有顆金印，知是刺配囚徒，一發看他不上眼。見他用桿木棍，便冷笑了一笑，即揪身抓過這桿渾鐵水磨藤纏、九尺長、重六十四斤的齊眉大棍，睜圓怪眼來逼楊么，恨不得一棍打翻，將他掀下擂台。便怪叫一聲：「合死囚徒，快起手納命！」遂一棍打來。楊么即用棍輕輕撥去，拖棍便走。樂湯見他不敢還手，便欺他沒本事，不放在心。又大喝道：「不要走，走的不算好漢！」楊么回轉身來。樂湯仗著平生勇力，即飛起一棍，從楊么頭頂上折劈打下來。楊么兩手舉棍，用個烏雲蓋頂勢往上一迎。不期打的勢重，迎的力猛，早將楊么這桿檀木鐵裏頭的哨棍劈折做兩截，只留得半截在手。台下看的人，便有的與樂湯喝采，有的替楊么擔憂。樂湯見打斷楊么哨棍，心中十分快活，便暗想道：「我只消這一棍去，便打得他肉泥骨粉，攢下台去，方消得俺惡氣。」遂又一棍打來。誰知楊么偏不慌不忙，交過半截斷棍虛架了一架，即低頭讓過，在那邊立著。樂湯見他躲過，不勝大怒，遂將棍舞動，橫打直搠過來。楊么只躡跳躲避，引逗得樂湯在台上團團趕打。台下這百十個徒弟見師父趕打，便一齊吶喊助威。樂湯見打不著，心頭已是急得火發，再聽見徒弟們助威，一發焦躁，遂盡力趕打。楊么只將這半截斷棍在手中招架躲閃。忽見樂湯趕走的腳步漏了些破綻，急回身搶在樂湯背後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用右手將樂湯的大紅主腰一把抓住，將頭頂著樂湯脊背，一手將他兩腳往上一掀，托定了屁股，早將樂湯直律律的頂在頭上，只團團旋轉。樂湯初時忽見楊么轉入背後，急待回身，早被楊么手快抓住主腰，一時回不過來，忙將棍往後反打，卻被楊么頂起。遂又將棍往下亂搠，卻被楊么亂旋亂轉，直旋得一時頭暈眼花。又被楊么的頭頂著脊心，只頂得渾身骨節疼痛，險不將肝腸五臟俱要迸裂。一陣昏迷，早將手中這桿鐵棍丟落下來。楊么見旋轉得他已是沒氣，便自己將身子一側一卸，一個翻身，喝聲：「下去！」遂向著向前人頭上，平平的直卸下來。這是楊么在朱仙鎮上打鬧擂台，一時棍斷，急用白猿躲閃法避過樂湯鐵棍，轉到背後，是個雕撲兔，翻身側卸，是個大鵬展翅，件件有名。是楊么放出一生本事、全副精神，方打得這座擂台。

此時台下人人喝采道：「楊么好個漢子，快下台來，披紅迎送、給取利物！」這百十多個徒弟忽見師父被擒被旋，丟落台下，一齊要趕上台來，為師父報仇。忽聽見眾人叫他來取利物，一時顧不得師父，忘了報仇，俱擁進敞篷爭搶利物。

楊么在台上看得明白，便捨了樂湯這桿鐵棍，在手中一看，不勝歡喜。忙用手向押差一招，躍身跳下台，在人叢中一躍一跳。兩押差只緊跟在後，霎時奔出村來，向著原路。恐有人追，三人各不說話，一徑奔去。

這些徒弟搶完利物，才來看救報仇。卻見樂湯橫躺在地，緊閉雙目，白沫外滾。連忙抬入篷來，將合就的靈藥灌救了半晌，才

回過氣來。眾徒弟忙看台上人，已不知去向，方才著急，知去不遠，一面著幾個服事樂湯，其餘各執器械一齊追趕。追趕了十餘里遠近，內中有個老成的立住說道：「我們俱是師父的徒弟，師父這般力氣本事，尚且被他打去。只他本事力氣，豈不比師父更加幾倍？又得了師父這條鐵棍，就趕上了，我們這些人不夠他幾棍打翻。追不出好來，反吃人笑。不如回去救好師父，才是正理。」眾人見說得有理，遂又一哄奔回。

只說楊么打了擂台，走出村中，兩個押差只叫緊走。楊么一面走著，一面將這鐵棍不住的在手中捻弄，弄得十分得意，遂高高興興直走到日落，方尋店安歇。各吃了一番酒食，楊么將鐵棍放在身旁，然後睡著。到了天明起身，直走到下午，方得到了汴京城外。楊么因有書信，急要去見孫節級，不便在城外安歇，一同入了城中。果然是皇都帝闕，魚龍變化之邦，十分繁華富麗。因見天色漸晚，不便去見孫本，遂尋店歇下。

到了次日，三人各換了衣服出門。遂慢慢觀看城中景致，實是非凡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城池高大，府號開封；巷陌相連，州名汴水。南連吳楚，北接燕秦。礪山帶河，居天下之中；地厚民豐，得四方之正。向前去，三十六條花巷，家家熱鬧；轉過來，七十二座樓台，戶戶喧嘩。行到可驚可怖之地，是五鳳樓前，祥雲靄靄，走到可欣可羨之處，是正陽門內，瑞氣紛紛。遠觀長朝殿上琉璃瓦，近看萬壽宮前椒粉牆。出入班分文武，居停分別軍民。真是看之不盡，果乃玩之有餘。始知赫赫皇都，方信人煙輻輳。

楊么同押差看玩了半日，楊么忽說道：「我這人一時失檢，既與人寄信，便當問明住處。這孫節級與我素不相識，京城廣闊，不知住在那條街巷，只索尋人問明。」二人笑說道：「何必問人，他是開封府的節級，只到府前去問便知。」楊么點頭道：「還是你衙門人出身，果然有理。」遂一齊問到開封府來。正值府堂上審問事情，趕逐閒人，因此一時不便亂問。立了一會，見面前走出一個老成的人來，忙上前拱手問道：「動問老兄，貴衙門有個孫本，充做節級。在下要會他一面，因失記了他家住處，不便去尋，一徑到此。不知可在府中？乞煩指引。」那人忽聽見問著孫本，一時顏色俱變。忙看了楊么一眼，也不回言，只低頭而走。楊么見這人光景，便不問他，遂讓他走去，正要另自問人，卻見這人走入小巷，在那裡點頭暗喚。楊么連忙走來，這人方說道：「你們恁好大膽！幸喜人不留心，不曾被緝事使臣聽見。又恰問的是我，倘或問著別人，怎麼了得！」楊么聽了，暗暗動疑，忙隨機說道：「在下是岳陽人，犯罪同押差在此經過。因知孫節級肯濟人危急，為此望濟。若看老兄恁般說，莫非他近日做了甚不循理的勾當？望乞說明。」這人道：「循理不循理我一時不便細說，現今被人出首他通同大盜，正在府堂審究，十分厲害。你再不可問人，忙些遠去吧。」

楊么正要再問，這人已是走遠，因對兩押差說道：「誰知他正值有事，可恨方才又不曾問得他住處。這裡不便，只索到別處再問，好將這封金子與他家使喚。上下買囑，豈不恰好。」說罷要走。兩上押差忙攔住，悄悄說道：「這個去不得。你方才不聽見說他通同大盜，被人首發，根究往來？你今這封書信，實不便送去。倘或被人識破，豈不自投羅網！前日駱莊做了人命干連，受屈受責。莫要又在開封府做盜賊人犯。誤了限期。」楊么聽了，沉吟了半晌道：「受人之托，見人之危，必須做個了當才是。」二人忙說道：「莫若等日後寄來，也不差什麼。」說罷便只催走。楊么又暗想了一番，只得回到店中，取了包裹，出城而去。

原來孫本當日抵換放走了殷尚赤，倒也隱瞞得水洩不漏，絕無人知，暗暗喜歡。過了多時，不期去年中秋節令，東京城中家家俱要慶賞。十五這夜，各家自備酒席，大小男婦俱坐月下飲酒歡樂。這日孫本在獄中料理了一番，到了下午便就來家。家中妻子許蕙娘同著使女織錦在廚下收拾酒餚，孫本遂在堂中，叫終日跟隨的小廝黑兒打掃堂前。孫本入內去取出一幅古畫來，懸掛上面，香幾上供了一貼紙神，是尊月光菩薩。兩邊擺一對古銅花樽，一個白淨磁器香鼎。便焚起好香，不一時，裡面先將素果、素點、素菜，織錦同著乳媽一替替托了出來，孫本在香幾上擺滿供。不一會，許蕙娘領著小哥走出堂來，織錦夾了一條紅氈，鋪在堂中。先自孫本在本朝上拜了四拜，然後許蕙娘同著小哥拜完。早見堂前月色照上階頭，黑兒已將桌子擺設中間，夫妻遂對面坐下，將小哥橫坐在傍。織錦自同乳媽捧出果品、酒餚，擺列得齊齊整整。織錦同黑兒各執酒壺，左右立著篩酒。孫本與許蕙娘飲酒賞月，十分樂意。

飲了半晌，孫本忽停杯對著月兒，不覺連聲歎息。許蕙娘見了，不勝驚訝，問道：「官人為何無故煩惱？你不見三星在天，明月入懷。家不豐而自足，無所求人；身不榮而自尊，人皆企仰。今夫妻、兒子皆歡聚於燈前月下，酌此美酒佳餚，較之平等人家，實出尋常萬萬。官人有何不足，作此煩惱？乞請開懷，莫使良辰虛度。」孫本似聽不聽，只不言語。許蕙娘見了著急，因又問道：「官人有甚心事不可告人？但夫妻間亦何必隱忍，作外人看？」孫本聽了，便又長歎一聲，只得說道：「我豈敢將娘子作外人看！孫本也沒別件心事，只為對景偶觸離心。因思昔年習成武藝，在沙場中立得寸功，指望顯名，崢嶸頭角。不意命中淹蹇，遭本官忌，險致喪身。後得脫罪，在府中做了節級下役。又不意有緣，得與娘子配合，哥兒已是五週。若只處此，可謂榮辱無關，平安有幸矣。但我當此壯年，力挽千鈞，胸存豪俠，不能衛霄奮翻，日在牢獄中檢點罪囚。雖施小惠，常行小德，只不過稱善於人而已，怎能使我吐氣揚眉？是以有此歎息！」許蕙娘聰明，遂勸解說道：「人生因頓遭際，就如花木一般，無不因時而發。苟非其時，豈能強其挺秀吐芬。人患無大志，必致沉埋溝壑中而已。今官人有此大志存心，豈是蟄龍狎虎，為我母子作老死家庭計耶！莫若且待時來，自有機會。」

原來這許蕙娘是東京城一個老秀士許教授的女兒，自小知書達禮。只因這許教授年與族人爭論，貧富難敵，遂屈陷在開封府獄中。孫本一力看顧，又替他上下告求，遂得釋放還家。許教授感孫本情義，央媒將蕙娘嫁了孫本。只小得孫本兩歲，今年是二十一歲，已嫁了五個年頭，夫妻極是恩愛。

孫本聽見妻子說話甚有道理，心中不覺一時快暢。因說道：「娘子說話，果是中聽。」便叫：「取熱酒來，我二人暢飲。」黑兒聽了，忙取了熱酒篩來。孫本連吃了數杯，便將這杯在手中看了幾眼。許蕙娘見他吃到興來，不勝歡喜，因見他看杯，遂會過意來。回頭對織錦說道：「你去到房中櫥內取出這只壽字瑪瑙杯來，與官人吃酒，才得充量。」孫本聽了，不勝歡喜道：「我正在此嫌這杯小，吃得悶人，不料娘子早見得到此，真可謂夫婦同心！」織錦遂入內去取杯。這黑兒在旁見他二人說說笑笑，正在忘情之際，便推說去取熱酒，即轉身走入，卻不入內去驚動，只閃立在黑暗路口，張望內裡。

原來這黑兒只得十八歲，自小在內服事，看著織錦長大。小時各不留心，這織錦今已十六，實知情意之時，在背後同黑兒有些言頭帶笑、語尾含情。黑兒便乘空去撩撥麻犯她，她便含嗔變臉，假作聲張，使黑兒驚慌走避。及至黑兒忘情，她偏又丟情弄俏，勾勾引引，直引得黑兒一片身心常在魂夢中顛顛倒倒，只沒個遇巧的所在做一手兒。這夜孫本、蕙娘對坐賞月，他兩個立身後，四隻眼睛滴溜溜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恨不得霎時並疊在一處，要想做天上月圓、人間成對，正看得十分動情，忽聽見主母叫織錦入內取杯，便來閃立。等了半晌，早見織錦從亮處走來，見她走得將近，即上前攔腰摟住，不期織錦是個女子，從亮處走入黑處，已是心驚膽怯，忽「地有人摟上身來，只嚇得心搖體戰，嚷叫起來。早〔因〕驚戰，將這壽字瑪瑙杯失落在地。黑兒見她聲張，忙捂住她的嘴道：「好姐姐，我是黑兒，趁此無人，早完心願。」便用手探入腰間。織錦方知是黑兒，遂不聲張，只雙手推他開去。

誰知這聲叫嚷，卻被堂中許蕙娘聽見，連叫織錦。黑兒才慌了手腳，遂放手去取酒。織錦連忙答應走出。只因這一走出，有分教：

須知近日無冤，蓋因前世有仇，